

潘

氏

二

集



唐
氏
二
集



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序一)

——悼周冠明

叶元章

这几年,朋辈日益凋零,几乎总能时不时地听到些噩耗。虽说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仍不免黯然神伤。而且死者中,多半又是从逆境中挣扎过来的,好容易熬到雨过风定,却又匆匆地走了。于是,哀痛之余,又多了几分惋惜,心情也久久无法平静。对于周冠明的死,当然更不例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回到宁波时,就认识了几位文教界的朋友,其中就有周冠明。几次接触后,我就被他的学识和文采所吸引。随着交往的增多、了解的加深,就成为交流心得、切磋学问的挚友。尤其是我与他同龄,都从小读古诗文,后来又长期从教、绕笔头,所受教育和经历相似,自然有了不少共同语言。他是宁波土生土长的饱学之士,几十年甘坐冷板凳,潜心于学术研究,特别是地方文献,均能细加披阅,并爬梳整理,做了许多辑佚补缺工作。其用力之勤,可谓历久而不渝。而所有这些,又多数是在条件欠缺、一无经费、二无报酬、三无助手、默默无闻中完成的。

冠明是货真价实的寒儒,他一生教书,又较早退休。所以,没有显赫的头衔,没有叫得响的高级职称。又因为他没有足以装点门面的“作秀”本领,故即便在他的家乡鄞州,好像也并不怎么见知于领导层。但这又有何妨呢?若从另一角度恒量,其实他所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却非常人所可企及。这包括他留给世人的几可等身的著作以及署名唐旦、为读者喜爱的散见于各报刊的大量作品。还有,就是历年受教于他的分布于各行各业的门生弟子。有了这

么多的财富,这位一生清贫自守,不求闻达,不善标榜,却不乏人格魅力的老教师、老作家,我想是会坦然地走向死亡,并含笑于地下的。

不过,冠明的死所造成的损失毕竟是不可弥补的。就以评报为例吧。多少年来,为了提高报纸的新闻质量,改进编校工作,他探幽发微,建言献策,致力于文字把关,倾注了不少心血。他知识丰富,典故熟谙,态度认真,作风严谨,凡所指陈,往往言必有中。评报队伍本来不大,像他这样的人才更是稀缺。如今他一旦离去,许多文史考证的纠偏摘疵,越发令人有才难之叹了。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原是知识分子的本色。冠明一生甘于淡泊,很少与富贵中人交往,倒喜欢与同属布衣的三二知己谈古说今。他的朴实,他的率真,他的执著,也许会被看作不合时宜。然而这也使得他节省了时间,集中了精力,不受干扰地去做他乐意做的工作并取得成就。

今天,我们悼念他,不正是要继承发扬他这种可贵的冷板凳精神吗?

(刊于2003年11月21日《宁波日报》)

(作者为原宁波大学副教授、原宁波诗社副社长)

序二

我与周冠明先生认识已很久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江苏调回家乡时,已闻他的大名。那时只知道他是鄞县一位熟悉乡邦历史,热心于古今文献,有深厚古文功底,在地方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宁波文化研究会成立后,我与他交往更密切。九十年代,由于人事调动,宁波文化研究会经费发生困难,我虽千方百计策划进行一月一次的宁波传统文化讲座,但颇感身心疲劳。这时周老伸出援助之手,他每会必到,且作一次义务性演讲,至今我仍铭感在心。

周老沉醉于对宁波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一次,我与宁波文化研究会的秘书徐晓虹拜访他,看到他正在绘制清初宁波抗清的历史地图,记得有一张是南明鲁王军队与清军在钱塘江两岸夹江对峙的“画江之役图”,当时我建议他绘一幅黄宗羲在顺治年间四明山抗清和避难图,他笑着说,我正有此意。九十年代末,他点校《张苍水全集》后,接着又点注徐兆珩的《四明谈助》这部巨著。我一方面觉得此项工作在宁波确非周老莫属,但一方面也担心,以我经验,深知古籍整理,是件极度烦难的工作,何况还要“注释”,以他垂暮之年,在精力上能吃得消吗?宁波的佛教文化历史悠久,且在国内外极有影响,周老在天童寺退休方丈广修法师支持下,以他为主,写了一部《新修天童寺志》,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迄今为止建国以来本地区所有新编寺志中最好的一本。写作,是周老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且硕果累累,我对此非常钦佩。

1989年，周老与桂心仪老师合作写了一篇《张煌言蒙难事迹考》的论文，他们不同意全祖望的张苍水被捕于象山南田说，认为应在舟山普陀的悬山岛。他俩列举大量事例，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且逻辑严密，我因此介绍在《宁波大学学报》上发表。此事过后七八年，《宁大学学报》编辑部请我审阅一篇稿子，是象山一位作者写的，他反驳周、桂两老的张苍水被捕普陀悬山说，力主被捕于象山南田说。当时，我深感宁波学术界缺乏学术辩论的风气，此文的论据我虽并不完全同意，如“南田”说因为是全祖望所肯定，故不能反对，然全祖望虽是大家，但他立言并不能代表真理，浙东学派的黄宗羲、万斯同都在学术上有错误的地方，需要后人予以纠正，否则学术就会僵化，不能发展。但这篇文章（题目已忘了）举的其他论据中，也有可取之处，因此，我提出个别不恰当之处外，同意发表，但建议《宁大学学报》应辟园地以刊登论难的文章。此后，我没有过问此事，也不知有否发表。

孰料，到本世纪初，先耳闻象山方面组织人员参观南田，并在南田和在宁波市内召开会议质疑周、桂二老的论文，又发现《宁波晚报》上连续刊登了批驳“悬山”说的短文，还听说《宁波日报》上也发表了，声势十分浩大。我才发觉我的开展学术论辩的想法太天真了，学术界从普陀悬山到象山南田的数百里海面上，十余年来风平浪静，突然间风浪骤起，接连不断，似乎不很正常，谁有力量组织会议，能在媒体上短期内对同一议题接二连三发表多篇文章？且个别文章水平很差。这已不是纯学术讨论了。公权力的渗入，利益的驱使，已使这一学术讨论变质。何况，大家都知道，桂老双目失明，周老重病在身，由于自然规律的缘故，两位老人已身无还手之力，为何如此咄咄逼人，岂非有失人道！

在周老病重时，我曾到他在姜山的家中拜访他，才知癌细胞已扩散了。在会晤中，我向他说明我对张苍水被捕处问题上希望展开学术讨论的本意，试图表达我的歉意。回来后不久，听说他已入

姜山医院治病,后来,就接到了他的噩耗。

周老的朋友朱可淦先生说周老是一位“被上帝罚为不断跑步的人”,他指的是周老在文坛、学术领域上的不断“跑步”,说他“必将跑着、跑着,直到真正累了的那天……。”我现在也到了衰老之年了,现在也在“跑步”,每次在古籍的整理中,就想起了周老,如他还在跑步多好,我可以向他请教,也可以请他帮我一起跑步。虽然今天哲人已逝,他这种执着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仍在鼓励着我,跑着、跑着,我也无怨无悔。

方祖猷写于东湖花园

2006.05.25

(作者系宁波大学研究员,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我帮父亲了心愿

“等我病好了，我要完成《句余土音》的点校，还要编写出版二本书：《张苍水诗译释》和《濡沫二集》。”这是父亲的遗愿。他在生前曾预立了《濡沫二集》的十七篇文章目录。

出于对父亲的敬重，在他逝世后不久，我即开始阅读、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各种文稿、资料、照片，在深深的怀念同时，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作为宁波文化界的老一辈、市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父亲晚年（87年起）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他重于文史考证，做了许多纠偏摘疵、辑佚补缺工作，参与了近十部家乡“志”书和两部地方文化丛书的编写，对两部著名古籍进行了标点、注释、校勘。为“发掘乡邦文献”，“实现文化的传承和整合”，为宁波“以展历史化名城的卓越风姿”，他“且留秃笔润余热”，“乐在盛世写‘志’书”，“藉留鸿爪于承恩”。为宁波文化的研究，他“竭尽绵薄”，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他还为《句余土音》的点注辍笔和未能编写《张苍水诗译释》而深感遗憾。父亲执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生命不息、笔耕不辍的写作精神，令我深受感动。我感到，父亲的著述不仅仅是留给我们子女的遗产，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积累的一部分，应该奉献给社会。因此，我早就有为父亲选编文集的想法。

2004年清明，我去江北区宝庆寺瞻仰父亲撰文之王应麟祠堂碑记及他在寺内的多处手迹，遇到父亲的好友王介堂先生，他说他和沈建国先生都有为父亲出版纪念文集的设想，这样大家都

想到一起去了。经过商议,决定成立编委会,共同负责文集的选编工作。考虑到他俩工作繁忙,我就负责了收集、整理父亲文稿的任务,王介堂先生负责收集父亲某些资料和对外联络任务,沈建国先生则具体负责审稿和排版设计等工作。2005年春节,宁波诗社谢君度先生建议我为父亲选编文集的一番话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父亲平时勤于写作,一生著述较多,且平时注意积累和保存。也许是父女心有灵犀一点通,父亲早就预料到我会为他完成《濡沫二集》的编写。所以当我开始搜集、整理父亲的文稿时,妹夫对我说父亲曾告诉过他“爸爸的资料都放在里面,以后你们或许用得着。”当我打开书柜一看,不禁惊呆了,里面井然有序地放着一叠叠台北《宁波同乡》、《宁波通讯》、《宁波文史资料》、《浙东文化》、《鄞县史志》等杂志,并且还按年份串订成册,有的珍贵资料,如张苍水、王应麟、月湖文化、它山堰水利史学术讨论会、句余土音等都分别用一个大牛皮信封存放,外面写上名称。他还把每年刊登的文章剪贴成册,订成整整二十大本。(自80年开始,以前的曾被人毁坏)。每次上宁波妹妹家,我都会分批陆续把刊登了父亲文章的书籍、资料等搬到乡下。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翻看了父亲近百本的书籍、杂志及剪报,终于在2005年6月中旬,整理出《濡沫二集》的初稿,请父亲老友贺圣思先生和周行芬女士看阅后,根据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又经过第二次筛选,然后打印成稿送交宁波出版社沈建国先生处请他审阅。同时,我请徐朗伯伯续写了书名,并向父亲的部分好友发出了约写纪念文章的信件,他们在百忙中纷纷寄来了回忆文章和悼诗,字里行间充满着缅怀之情,使我深受感动,也深表感激。

经过二年半的努力,在父亲生前好友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在父亲逝世三周年前夕,《濡沫二集》终于出版了。父亲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这本文集选编了父亲自1987年至2003年期间撰写的部分文

章,其中以1988年以后撰写的地方史料和学术论文为主,曾发表于各类报刊。这些文章虽不是父亲晚年作品的全部,但大体可反映父亲晚年的思想轨迹和文化活动轨迹。

《濡沫二集》仿照父亲生前出版的《濡沫集》格式,各部分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排序,并注明原载的报刊和时间。为纪念父亲逝世三周年,在文集中,刊登了父亲部分老友撰写的纪念文章和诗及亲人的纪念文章。

使我感动的是,这本文集的出版,得到了父亲生前老友的深情关注和悉心指导。在此,我代表我的家人谨向一切关心、支持、帮助这本文集出版的前辈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并衷心期望这本文集能为宁波家乡地方文化留下一些有价值的记录。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经验缺乏,本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和疏漏不当之处,恳请谅解。

后辈 周红霞

2006年9月底第二次修改

周冠明生平

周冠明(1923—2003),乳名鹤年,学名康厚,笔名有东方未明、董薇、唐旦、田兵、萧星、冠明、姚青等,鄞县朝阳乡周韩村人。自小爱好文学。1934年7月考入茅山县立乡村师范。1936年12月,在各界救国会学生会员梁福祥指导下,由叶正宣组织汪诚功(徐吹)、胡华廷和周成立乡师救国会小组,编印“茹峰呼声”油印刊物,并在叶的带动下,向县城小报投稿,这一年他13岁,不管“抗日”有罪,在《宁波大报》上发表《不妥协,不屈服》、《呼声》等文,要求“收复失地”。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敌后援活动。一次,救国会小组为争取宣传自由,率同学下乡,被学校各记大过2次。乡师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政治活动。

抗战胜利后,1946年9月,在共产党员徐吹鼓励、指导下重新执笔,投入反内战、反独裁文化统一战线,写下数以百计的短诗、杂文、针砭黑暗,为民呐喊,如《奴才相》、《疯狗满街走》、《英雄的地图》、《牛、猪、狗》、《去吧,孩子》、《山神庙》、《人油蜡烛考》等诗文,锋芒凌厉,均为编辑庄禹梅老人所赏识。在陶公山小学任教时,自办油印刊物《学习》。在镇海通德小学任教时与校长陈邦杰一起创办油印刊物《傻子们》,并开始向外地发稿,散文《山芋》发表在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1948年春,由徐吹介绍加入“宁波文艺协会”。

1949年县城解放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业余写作出现高峰,先后在京、沪、杭、甬等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童话、诗歌、剧

本,出版了《小白杨》、《山坡上的春天》两个集子。然在整风反右中,却因写作而被错划。错划改正后,他依然对党对人民怀着一颗赤忱的心,再度执笔,并涉足语文修辞、史学等学科,正如他在《五十自寿》中所信誓:“十七识真理,颠沛临半百,甘为孺子牛,力耕永不败”。

1980年10月退休后,先到报社“帮忙”。不久,转移到宁波卷烟厂厂校,同时,由桂老(心仪)介绍在毛老(翼虎)任校长的职工求精业余学校任课。烟厂分配到大学毕业生后,又去鄞县党校管理图书,兼任语文课的教学,晚上,仍去求精上课。

1982年4月,加入宁波文学工作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1988年任县文协理事。1985年起被《宁波日报》、《宁波晚报》聘为评报员。1987年由桂老介绍加入宁波文化研究会。同年,与桂老合作查阅蒐集了大量资料,至1989年3月写成《张煌言蒙难事迹考》,6月发表于《宁波大学学报》。1993年发现《民国鄞县通志》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瑕疵,因而写了《民国鄞县通志指瑕》发表。此文深得毛老(翼虎)、马老(孟宗)等的肯定。在教学中,发现《论语·季氏》一章中孔子在阐述他的政治主张的语言有错漏,因此写了《〈论语·季氏〉中错漏补缀存疑》一文,经北大王力教授鉴定“言之成理”,后发表在《宁波师专学报》。

199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在鄞县举行的集会上,被作为老一代文人的代表在会上作“讲话导我引黎明”的发言。1996年8月,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和鄞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它山堰暨浙东水利史学术讨论会”,应邀在会上宣读了《碶的起源考》,论述它山堰的配套工程碶和“碶”字为鄞人的创造性贡献。同年12月14日,鄞县召开宋末大儒王应麟逝世700周年纪念会上,应约作了《〈三字经〉浅释》的发言。12月底,又为宝庆寺开辟的“王应麟纪念堂”撰写了纪念碑文。1997年3月,在参加《鄞县名胜古迹》一书编写时,向县政协副主席俞舜民建议,后

经县政府批准,在大皎山区建立“毋忘亭”,并撰写了“日寇焚毁大皎村碑记”。1998年2月2日,参加了“就地保护‘苍水故居’的紧急呼吁”活动,成为33个倡议者之一员。

1987年之后,独立或参与了近十部“志书”的编写工作。有《宁波科技志》、《宁波市志·人大卷》、《宁波辞典·宁波概况》、《中国农村教育年鉴1980—1990宁波卷》、《鄞县志》、《鄞县文化广播志》、《鄞县人大志》、《新修天童寺志》等。1996年6月,为《鄞县名胜古迹》一书的编委。在编写过程中,多次深入它山堰、福泉山、皎口水库、鄞江石宕、天井山龙潭等地踏勘。有几次,两部“志书”的编写工作,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

1997年4月开始,参与《四明谈助》的标点、注释、校勘工作。这年8月,舟山市普陀区召开“张苍水蒙难悬山岛学术研讨会”,应邀在会上发言。10月开始,标点、校勘《张苍水集》。其后,又为《四明谈助》统校。接着,又为宁波出版社编写了《千年月湖》。(与徐老合编)2001年11月,第二次统校、补充《四明谈助》,又半年伏案。2002年上半年,点注了部分《句余土音》。2002年11月,在江东医院住院期间为海曙区文保所撰写了重修张苍水故居碑文。

(取材于父亲自传《不断跑步留足印》,周红霞整理、补充。)

濡沫二集
(周冠明文选集)

目 录

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序一)	叶元章(1)
序二	方祖猷(3)
我帮父亲了心愿	周红霞(6)
周冠明生明	(9)

一、甬上史林

鄞县造船技术今昔	(3)
咸丰初叶三大冤狱与两次起义	(9)
忆“宁波文艺协会”	(14)
“宁波帮”与陶朱遗风	(17)
《广德湖记》及湖史	(19)
义帜纵横二十年	
——浙东抗清斗争	(22)
晚年组会写乡情	(36)
宁波是漆的故乡的故乡	(38)
陆游跟明州和明州人的交往	(40)

湖上风光文作神	(45)
宁席起源年代试探	(47)
《琵琶记》为何成书于栎社	(52)
江夏街的变迁	(54)
“神舟”遐思	(65)
870 年前的元宵	(67)
毋忘民国三十年端午节敌寇火烧大皎村	(69)
王应麟题谢昌元《座右自警辞》跋探微	(72)
墨写的盖不了血写的	
——纪念宁波陷敌 60 周年	(70)
“瀛洲接武”坊的来历	(82)
四明诗藪在月湖	(84)
“鄞州”的来历	(89)
权威性文献如是说	
——也谈张苍水被捕地点	(90)
“藉我外兵,以备他盗”	
——试释张苍水的海陆同仇设想	(93)
司马光游过月湖吗	(97)

二、四明乡贤

钱肃乐传	(101)
高风亮节遍明州	(106)
姜宸英和《奇零草序》	(108)
深明大义 奔走抗日	
——爱国大法师圆瑛	(110)

甬上四烈妇	(114)
“声声欲唤国魂醒” ——诗僧八指头陀的爱国精神	(116)
布衣万斯同的爱憎	(124)
万言:秉笔直书扶正气	(129)
化安山麓拜黄公	(131)
为复明大业而殉难的张苍水	(133)
一身正气的全祖望	(139)
雪峤圆信和他的“双瓣香”	(142)
台湾文化初祖沈光文	(149)
一代硕儒王应麟	(152)

三、乡邦文献

王应麟《三字经》浅说	(157)
《四明谈助》校注摭记	(162)
《四明谈助》增订赘言	(169)
全祖望的《句余土音》	(172)
《张苍水集》点校摭记	(186)
应重视宁波文化精神遗产的整理	(194)

四、诗歌散文

和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出版抒怀	(197)
香港回归周年志感	(197)
和俞福海先生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开馆抒怀	(198)
题古伏龙寺	(198)

庆天童建寺 1700 周年	(199)
八十初度	(200)
遥 寄	(201)
锥刺群奸	(202)
外援——冒险的赌债	
——读史后记	(227)
说 碑	(231)
理繁就简 拨乱见明	
——浅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简史》	(233)
驼铃长鸣	(236)
四明书画家传序三	(238)
苍水遗砚今何在?	(240)
这也是战斗	
——读鲁迅的序跋	(242)
评报三则	(244)
东南佛国天童寺	(247)
八吉祥六殊胜地阿育王寺	(251)
重修法堂碑记	(256)
日寇焚毁大皎村碑记	(257)
题宝庆寺“庆林胜迹”碑后	(258)
迁建董孝子庙碑记	(259)
宁波佛教老年修养院迁址重建记	(261)
重修张苍水故居碑记	(263)
楹联	(265)